

世界名著必读经典

Der Prozeß

审判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闵敏 刘杰海 译



Der Prozeß

审判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闵敏 刘杰海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判 /（奥地利）卡夫卡著；闵敏，刘杰海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
（世界名著必读经典）
ISBN 978-7-5594-1838-8

I. ①审… II. ①卡… ②闵… ③刘… III. ①长篇小
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2401 号

书 名 审判

著 者 （奥地利）卡夫卡

译 者 闵 敏 刘杰海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838-8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被捕、格鲁巴赫太太、比尔斯特纳小姐	1
第二章	初审	33
第三章	空无一人的审讯室、学生、办公室	49
第四章	比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74
第五章	行刑人	83
第六章	卡尔叔叔、莱妮	90
第七章	律师、厂主、画师	113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162
第九章	大教堂内	194
第十章	结局	217

第一章 被捕、格鲁巴赫太太、比尔斯特纳小姐

一定是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他心知自己没做过坏事，然而就在某个早晨，他被捕了。

每天早上八点，房东格鲁巴赫太太家的厨娘都会送来早餐，今天却破天荒地没有送来。K倚着枕头等了一会儿，看到住在街对面的老太太目露好奇之色，正一反常态地打量着他。终于，耐不住腹中饥饿和心头不安，K按了下召唤铃。随即传来了一声敲门声，紧接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K之前从未在这所公寓里见过他。

来人身材细长却体格结实，穿着皱巴巴的修身黑衣，衣服上有若干口袋、带扣和纽扣，还系了一条腰带，这身着装让人感觉非常实用，却又摸不透实用之处在哪。

“你是谁？”K问道，从床上半支起身坐了起来。

然而，这位不速之客却无视K的发问，好像无须对自己的擅入作任何解释一样，只是问道：“你按铃了？”

“安娜怎么没把我的早餐送来？”K问道。他先是默默观察，静静思索，试图弄清楚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可对方却没有老实地待在那儿让他多看一会儿，而是转身走到门口，将门稍稍拉开了一条缝，朝已然守在门口的某人说道：“他想让安娜把早餐给他送过

去。”这句话引得隔壁房间响起一阵轻笑，隐隐约约传了过来，分不清有几个人在笑。

这个陌生男人没能领会到这笑声之意，却在这种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报告似的对 K 说道：“不行。”

“这倒是头一遭，” K 说着便从床上跳了下来，迅速穿上了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房间里都是些什么人，格鲁巴赫太太怎么会容许有人这么骚扰我。”说罢他立刻意识到，他这么大呼小叫有些多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承认了这帮人有如此做的权力，不过那时他并未将此放在心上。

至少这位不速之客觉得自己有权如此，只听他理直气壮地说道：“你不觉得老实待在这儿比较好吗？”

“除非你表明身份，否则我既不想待在这儿，也不想听你说话。”

“我这都是为你好，”说话间，这个男人自作主张地打开了门。

乍看之下，隔壁房间几乎和昨天晚上一模一样，K 犹犹疑疑地走了进去，不想自己竟走得这样慢。这房间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家具、桌布、瓷器和相片布置得满满当当。似乎今天这里较往常空了一些，若真如此，如此细微的差别一时间倒难以察觉，尤其是当这里坐着一个大男人的时候。那人靠着敞开的窗户，正在看书，这会儿抬头看到了 K，大声质问道：“你应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弗朗茨没告诉你吗？”

“你到底要怎样？” K 说着，目光掠过这张新面孔，又落在了留守门口的那个叫弗朗茨的人身上，来回打量着。

透过那扇敞开的窗户，K 又看到了对面的那个老太太，她往窗

户边凑了凑，以便继续观察这边的一举一动，好奇心如此之重，当真是树老根多，人老事儿多。

“我想见格鲁巴赫太太……” K 说着，费力挪动了一步，似是要躲开这两个男人——尽管他俩离他有点距离——想要走。

“不行，”窗边的男人断然拒绝，将书扔到了咖啡桌上，站了起来，“你走不了了，你被捕了。”

“看起来是这样，” K 说罢，随即又问道，“为什么逮捕我？”

“我们无权透露，回你的房间去好好候着。诉讼程序已经启动，适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前因后果的。这么和和气气对你，可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但愿除了弗朗茨外，没人听到这话。说到弗朗茨，他对你已经客气过头了，按规矩来说，他不该这样的。碰上这么好的警察来逮捕你是你的造化，如果你继续这么走运的话，倒是可以指望事情会出现转机。”

K 想坐下来，可他看了看，除了靠窗的那把椅子，整个房间里已没有能坐下的地方。

“这话对极了，你会有机会亲眼见识到的，”弗朗茨说罢，同另一个男人一起走到 K 身边。他们身材高大，远胜过 K，尤其是第二个男人，他不时拍拍 K 的肩膀。这两个人注意到了 K 身上的长睡衣，于是叫他现在去换一件普通的，他们会将这件睡衣和他的其他贴身衣物代为保管，如果他的案子结果不错就还给他。

“你不如把这些衣服交给我们，总比交给保管仓库好，”他们哄着 K 说，“放在保管仓库的东西很容易不翼而飞，而且不管案子结没结，每隔一段时间保管仓库里的东西就会被卖掉。像你这样的案子会拖很久，尤其是近期发生的这种。虽然卖得的钱会交还给你，

但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因为衣服没有卖给出价高的人，而是卖给了暗地里行贿的人。更何况像衣服这种东西放了几年，又捣腾了几手就不值钱了。”

K 对他们说的话心不在焉，也不是很在意自己能留下多少东西，又或是由什么人来决定它们的命运。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是，这帮人在这儿，他没办法做清晰的思考。第二个警察的肚子——唯有警察才会长出这样的大肚腩——鼓鼓囊囊的，顶到了 K 的身上，看起来倒是平易近人，可当 K 顺着他的肚子往上瞧时，却望见一张干瘪瘦削的脸，看上去与身体有很强的违和感。只见第二个警察将他的大鼻子扭向一边，好像是在对 K 表示不屑一顾，却同另一个警察惺惺相惜似的。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隶属哪个机关？

毕竟，K 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这里社会和谐，立法完备，人皆守法。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胆敢私闯民宅，对他说出如此无礼的话？

他一向看轻生死，若出了事，只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未来也漠不关心，即便大难临头之际也是如此。

但是，这回似乎不能等闲处之。

K 本可以把这一切当成一出恶作剧，是银行的同仁出于某不明原因开了一次大大的玩笑，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的三十岁生日，这不是没有可能。或许他只要当着这些警察的面哈哈大笑起来，做出一副识破的样子，他们就会放弃装模作样，跟他一起欢笑了；又或

许他们根本就不是警察，而是街角那边的商贩，看起来也像——尽管如此，打他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弗朗茨的，便暗下决定，绝不会放弃自己在这些家伙面前可能具有的优势，哪怕一点点都不行。

可弄不好的话，人家会说他连玩笑都不懂，即便这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虽然他不习惯于搞些经验之谈——他记得有那么几次，在不是很重要的场合，他做起事来全然不像那些行事谨慎的朋友，压根不考虑会引发什么后果，还因此吃过苦头。他不想再重蹈覆辙了，至少这次不要；若他们真是装出来的，他会尽力配合的。

他还有时间。

“请让让，”说着，他从这两个警察之间疾步穿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来还算识相嘛，”他身后传来了那两个警察的声音。

回到房间，K一把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所有物品都整整齐齐地摆在里面。他立刻翻找起了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可正当焦头烂额之际，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本打算带着它回去找那两个警察，不过又觉得这证分量太轻了，于是继续翻找，又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

正当他拿着这些证件要回隔壁时，房间另一侧的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正要进来。仅一瞬间，格鲁巴赫太太一见是K，明显有些尴尬，道了声歉，便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就这么消失在了他的视线外。“进来呀，”K那时本可以这么说的，然而，此时此刻，他只是拿着证件，呆立在房间中央，定定地望着那扇再没有打开的门。时间仿佛凝滞了一般，直到一个警察喊了一声，K才回过了神，发现那个警察正靠着敞开的窗户，坐在一张小桌子前吃着本属于他的

早餐。

“她为什么不进来？”K问道。

“未经允许，不得擅入，”大个儿警察答道，“你被逮捕了不是吗？”

“但是我怎么就被捕了呢？怎么会变成这样？”

“又来了，”那个警察一边说着，一边将一片黄油面包放进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这种问题。”

“你们必须回答我，”K说，“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文件，现在我要看你们的证件，而且我要看到逮捕证。”

“噢，天呐！”那个警察说道，“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吧，你自己可以发号施令了，是吗？把我们当敌人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就算你觉得会有好处——可没人会比我俩更向着你啦！”

“这是实话，你最好听进去，”弗朗茨在一旁帮起了腔，他端着一杯咖啡，却没有举到唇边，而是注视着K，眼神似乎饱含深意，可是后者却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K发现自己不自觉地与弗朗茨进行起了眼神交流，随即一掌拍在自己的证件上，说道：“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你想让我们拿它做什么？”大个儿警察不耐烦了，大声说道，“你怎么还是拎不清，连小孩子都不如？你想要什么？你以为拿身份证和逮捕证跟我们说事儿，你那该死的重大审判就能马上结束了吗？我们只是小警察。像我们这样的基层人员连身份证的这头那头都搞不清。我们的工作就是一天监视你十小时，然后拿到薪水，仅此而已。听着，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的长官发放逮捕证之前，确保他们能查明要逮捕的是什么人，以及逮捕他的缘由。绝对没错！

就我所知，我们所属的这些机关，虽然我只知道最低一级的，是不会去大众里揪出罪行的，而是像法律所说的那样，是被罪行吸引过去的，然后上级就得派出我们这些警察。这就是法。你觉得哪里会有错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门子法律，” K 说。

“那就更糟糕了。”

“这八成只是你们自己臆想出来的，” K 说道，他真想通过某种方式悄悄潜入这些警察的思想对他们加以改造，使其偏向自己，不然就让自己适应他们。

然而，那个警察只是轻蔑地说：“等你触犯到了，你就知道了。” 弗朗茨也凑上来说道：“你瞧瞧，威勒，他一边承认自己不懂法，一边还叫冤呢。”

“你说的对极了，不过我们也没办法让他开窍，” 另一个警察附和道。

K 沉默了。“难道说，” 他兀自想着，“难道说我真的要继续跟这些信口雌黄的小喽啰纠缠不清？——他们都承认自己是底层的了。反正他们是在吹嘘一些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东西。这些人之所以能这么自负，不过是无知者无畏罢了。我只需找个社会地位相当的人说上几句，这样一切便会水落石出，要比和这两个人啰嗦半天好太多了。”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又望见了街对面的老太太，她已经把一个年纪更大的老头拽了过来，挨着窗户，双手扶着他。K 可不想任人围观，他必须结束这出闹剧，便说道：“带我去见你们长官。”

“等他想见你再说吧，在这之前可不行，” 那个叫威勒的警察说

道，随即又补上了几句：“我建议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冷静下来，等着看会怎么处置你。照我们说的去做，你就不会胡思乱想，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了。你要振作起来，后面还有不少事要做呢。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也不放规矩点。你可别忘了，无论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都是自由人，比你这个阶下囚强多了。不过呢，你要是出钱的话，我们倒也愿意帮你跑一趟，到马路那边的小餐馆买点早餐给你。”

K 未作回应，而是站在原地发起了愣。如果他打开另一侧房间的门，甚至于打开正门的话，也许这两个人就不敢拦着他了。索性就这样把事情闹大，或许这就是解决这一切最简单的方法。但他也可能被他们抓住，然后被推倒在地。这样一来，他在他们面前就没有任何优势了。他最终决定采取更稳妥的方法，不把事情搞僵，于是默默地回了自己的房间，那两个警察也没有再说话。

回到了房间，K 一下子泄了劲，倒在了床上，从镜架台上拿了一个看着可口的苹果当早餐，是昨晚放在那儿的。这个苹果就是他唯一的早餐了。不管怎样，当他第一口下去，咬了一大块之后，他就笃定，这绝对会比那些“好心”的警察从苍蝇馆子带回来的早餐好多了。他现在感觉不错，也很自信。虽然今天早上没能去银行上班，不过鉴于他职位不低，回头交份报告解释一下也不难获得谅解。

他真的应该交份报告解释一下吗？

K 有些迟疑。

如果没人相信他——会发生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他可以找格鲁巴赫太太做人证，甚至可以找街对面的那对老夫妻，他们这会

儿很可能还在往窗户边上凑。

K 想不明白，至少站在那些警察的角度他想不通，他们让他回到房间，又留他一个人在这儿，不怕他畏罪自杀吗？他明明有十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自杀。

不过，他同时也在问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这件事，他有什么理由要自杀？就因为有两个警察坐在隔壁，吃了他的早餐？

自杀是毫无意义的，即便他想自杀，也不会为这等小事寻短见。

也许这帮警察还不算蠢到家，K 猜测他们也想到了这点，这才放心留下他一个人。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监视他。看看他是怎么走向壁橱的，那里面有一瓶上好的烈酒；看看他是怎么饮下第一杯来填肚子的；看看他是怎么饮下第二杯给自己壮胆的；再看看他是怎么饮下最后一杯以防那不可能发生的万一的。

突然，隔壁房间里有人喊了一声，吓了 K 一大跳，牙都磕在了酒杯上。

“监察官要见你！”那人喊道。

就是这声喊把 K 吓到了，如此简短、粗暴、军令式的喊声，他觉得应该不会是那个叫弗朗茨的警察发出的。不过就这命令本身而言，他听着还是很高兴的。

“终于！”他应了一声，立即锁好了壁橱，匆匆去了隔壁，却被站在那儿的警察拦住，还被他们理所当然似的赶回了卧室。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冲 K 吼道，“你打算就穿着这件衬衫去见监察官？他看到了会狠狠揍你一顿，连同我们在内，所有人都得遭殃！”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去吧!” K 大叫道, 却已被他们推到了衣橱前, “我还没起床你们就闯进来了, 难不成还指望我穿着晚礼服?”

“说什么也不行,” 警察说道, 当 K 大呼小叫时, 他们总是这么心平气和, 甚至显得有些可怜兮兮的, 以此把 K 弄糊涂, 或是从某种程度上让他恢复理智。

“可笑的规矩,” K 嘟囔着, 从椅子上拿起了一件外套, 双手提了一会儿, 似乎在供他们检阅。

他们却摇了摇头, 说: “穿黑色外套。”

于是, K 把这件外套扔到了地上, 说道: “好吧, 毕竟这不是主审。”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两个警察被逗笑了, 但依然坚持着: “黑色外套。”

“好吧, 要是能早点结束要我怎样都行。”说罢, K 打开了衣橱, 费了好一番功夫, 将所有衣服都翻了个遍, 选了最好的一套黑色西装, 配的是一件短外套, 能让认识他的人都惊叹不已。然后他又拿了一件新衬衫, 仔仔细细地穿上。他悄悄安慰自己, 还好这些警察只让他更衣没叫他沐浴, 这已经成功地加快了进程了。想到这儿, 他望了望他们, 看他们是否有此打算。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想, 不过威勒没忘记让弗朗茨去给监察官捎个信, 说 K 正在穿衣。

K 穿戴整齐后, 不得不从威勒的身边走过, 两人一前一后, 穿过卧室旁的房间, 来到另一个房间, 房门已经大开了。他知道这个房间最近租给了打字员比尔斯特纳小姐。她每天工作早出晚归, 已成习惯。除了打过几声招呼外, K 还没有跟她交流过。此时, 她的床头柜已被拖到了房间中央用作桌子以便进行审讯, 监察官就坐在

后面，跷着二郎腿，一只手臂甩到了身后，搭在了椅背上。

房间一角站着三个年轻人，他们正欣赏着比尔斯特纳小姐的玉照，那原是放在墙上挂着的一个布袋里的。窗户敞开着，把手上挂了一件女士白衬衫。向外望去，街对面的老夫妻阴魂不散，不过这回的围观人数增加了，他们身后又多出个大个子男人，衬衫敞开着，露出了胸膛，手指正捻着自己微微泛红的山羊胡。

“你就是约瑟夫·K？”监察官发问了，可能是看见K东张西望的，只是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K点了点头。

“想必你对今早发生的一切相当惊讶吧，”监察官说着，伸出双手将床头柜上摆着的蜡烛和一盒火柴抹开，只留下了一本书和一个针线包，好像这两件东西能派上用场似的。

“当然，”K答道，他开始放松了下来，终于有个靠谱的人了，可以同他谈谈自己的处境了，“我确实吓了一跳，不过算不上很惊讶。”

“此话怎讲？”监察官反问道，他拿起蜡烛放在了床头柜中间，将剩下的东西绕着它围成了一圈。

“您可能没大听明白，”K急忙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了看四周，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我可以坐下来吗？”K问道。

“不行。”

“我的意思是……”这次K没有停下来，“是的，我是很惊讶。不过既然我都活了三十年了，一直靠自己打拼，这已成了我的宿命，对不寻常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了，也不会把它们看得太重，尤其

是今天发生的事。”

“为何独独强调今天发生的事？”

“我不想把今天发生的一切看作一场恶作剧，若真如此，你们也太过大费周章。你们和这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有戏份，恶作剧可用不到这么大的阵容，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出恶作剧。”

“你说得很对，”监察官赞同道，他正拿着火柴盒，目测里面还有多少火柴。

“但是另一方面，”K接着说道，目光扫过这里的每个人，甚至希望能引起那边还在看照片的三个家伙的注意，“另一方面这确实不会有多重要，因为就算我被控告了，我一点也想不出我触犯了哪条法律。这也就是了，主要问题是：是谁控告了我？又是哪个机关在处理我的案件？你们是公差吗？可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穿着制服，除非你穿的这个，”说到这儿，他转身看向弗朗茨，“也能称为制服。实际上这更像一件旅行装。关于上述问题，我要求得到明确答复。而且我非常确定，一旦事情弄清楚了，我们就能分道扬镳，相安无事了。”

监察官猛地将手中的火柴盒扔到了桌上，说道：“大错特错，我和这些先生不会插手你的案子，实际上我们对你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可以随你高兴像平常那样穿身制服来，你的境况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至于你是否被控告一事，我不能给你任何明确答复，连我都不清楚。有一点你说对了，你是被捕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或许那两个警员跟你说了什么闲话，如果他们说了什么，那也只是闲话罢了。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不过我能给你一点建议：你最好少琢磨我们，少琢磨接下来会怎样，多想想你自己吧。也别再

叫屈了，大惊小怪的，你给人的印象还没这么糟，不过再这么吵吵闹闹下去，可就难说了。还有，你话太多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们都可以从你的举止中推断出来，没必要讲那么多。况且，这些话对你并不有利。”

K 呆呆地望着监察官。

这个看上去比他年轻的男人正在把他当作小学生一样说教吗？

他正因为实话实说而挨骂吗？

难道他无法知道被捕的缘由，和逮捕他的人是谁了吗？

K 有些烦躁，来回踱着步，也没有人阻止他。他一把把袖子撸了上去，抚了抚胸口，又顺了顺头发，朝那三个男人走去，口中喃喃道：“简直荒唐。”引得那三个年轻人转过身来看向 K，表情凝重地凑了过去。最后，他又走回到监察官的桌前。

“州检察官哈斯特勒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能给他打电话吗？”

“当然，”监察官答道，“但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猜你一定有什么私事想与他探讨。”

“有什么意义？！”K 嚷嚷道，此刻他已是焦虑多过愤怒了，“你以为你是谁？你行事如此草率还想看出什么意义来？这足够叫你哭的了！这些‘先生’先是来骚扰我，现在又在这里悠然地坐着、站着，把我拉到你面前受审。我都已经被捕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打电话给州检察官会有什么意义？非常好，这电话老子不打了。”

“你想打的话可以打，”监察官说着，伸手指向外间，那里有一部电话，“请吧，去打电话吧。”

“免了，我不想打了，”K 说罢，走到了窗前。街对面的那些人